



窒息的大海

【英】葆琳·罗森 著 林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窒息的大海

[英] 葆琳·罗森 著
林 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窒息的大海 / [英] 罗森著; 林燕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11

(海滨谜案系列)

ISBN 978-7-5442-6189-0

I. ①窒… II. ①罗…②林…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123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56

THE SUFFOCATING SEA by Pauline Rowson

Copyright © Pauline Rowson 2008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ine Rowson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copyright rightol.com)

ZHIXI DE DAHAI

窒息的大海

作 者 【英】葆琳·罗森

译 者 林 燕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189-0

定 价 2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For my Mum and Dad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作者的话

本小说纯属虚构。除了故事情节中描述的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外，本书中所有的情境均为虚构，若与任何活着或者已故个人、任何事件或者任何居住地有所雷同，实属巧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Paulie Ram."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lightly slanted style.

第一章

12月17日，星期三，晚上7：45

康泰利巡佐^①拐进墨海马码头的停车场时，消防车闪烁的蓝光就像舞台上的旋转聚灯光束一样，从浓浓的冻雾中穿了过来。

安迪·霍顿探长哆嗦了一下，一阵冰凉、湿冷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去过很多火灾现场，见过各种烧焦、干瘪的尸体。他告诉自己这一起没什么特别的，然而直觉告诉他事情并非如此。

浓烟和白雾像蛇一样，缠绕着，仿佛要钻入车内，带来危险和死亡的气息。这股气息锁住了他的喉咙，令他呼吸困难。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似乎听见一个声音在催促他转身离开，将这个案子留给其他人。但是太晚了，康泰利已经将车子停在消防车中间的警车前。而且，霍顿知道此时浮桥的某处，有条

^①编者注：英国警衔制度为：警员，巡佐，督察，总督察，警司，总警司，警长，副助理总监，助理总监，副总监，总监。探长位于巡佐之上，督察之下。

船正在燃烧着，而船上有一具烧焦的尸体。

他打了个冷战，听见康泰利说：“这么冷的晚上，竟然有这么多人。”

霍顿审视了一番围观者。约有二十人，但是谢天谢地，他没有发现记者，但是他好像看见了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黑发女人，穿着高级的西裤套装，罩了一件中长的雨衣。

在他们目光交汇的瞬间，她从人群中离开了，快步走向一辆小车。他看不清她是谁，因为一个戴了顶像花盆一样的毡帽的中年妇女刚好低下了头，挡住了他的视线。

康泰利说：“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应该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圣诞节！这个念头对于霍顿，就像是溺水时抓住的救生圈。这倒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节日，恰恰相反，他讨厌它。不过，这个假期里有一件令他高兴的事：他将和女儿艾玛一起过平安夜。一整天，这是自他四月份婚姻破裂后，第一次可以和女儿待上一整天。虽然知道不可能，但他还是担心凯瑟琳在下周三前会改变主意，不让他见艾玛。不过，他的律师弗朗西斯·格雷维尔说凯瑟琳不会改变主意。最好是这样，他边想边下了车。警员西顿正匆匆向他走来。

“长官，那艘船叫进取号。”西顿激动地说，“和星舰一样……”

“我知道《星际迷航》。”霍顿越过消防车。他注意到自己生硬的语气并没有浇熄西顿的激动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顿不该有这样的反应，但是霍顿告诉自己西顿还年轻，他有热情，有抱负，而且他可能还没有想到会看到烧焦的尸体。霍顿在工作中最害怕看到的死亡，除了孩子的，就是火灾引起的。那种龇牙咧嘴的笑容，如此的怪异、残忍，带着嘲弄，而肉体烤熟的味道，就和煎熏肉或者烤猪肉的味道一样。他会在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里都无法忍受看到这些食物，或者远远地闻到它们的味道，都会让他想起在现场看到的東西。

“火烧得很猛。”西顿兴奋地说，“火警调查员认为可能会有人死亡，因此呼叫了我们。”

霍顿在桥塔前停住。他看见浮桥上的消防员正卷起水管，而那艘船，或者说烧剩的残骸，还笼罩在浓烟中。他犹豫了，然后在心中暗骂自己愚蠢的恐惧和这不同寻常的犹豫不决。但愿他没有泄露自己的感觉。霍顿看了一眼康泰利，他正嚼着口香糖，皱着眉头看着失火现场。也许他该向康泰利透露他的恐惧。康泰利更相信直觉，而且还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康泰利应该能理解他的预感。但是他该透露什么呢？一种感觉？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也没有说服力。

他的新上司罗琳·布利斯督察要是知道了他的想法，会把他拖入病假名单的，或者直接把他送去医院。也许她会乐意这么做的。她才刚上任，而他们之前的碰面并不愉快。霍顿还记得在她升职前，在他们有交集的一宗案子中，当他质疑她的效率时她的反应。

“你见过遇难者了吗？”他问西顿。

“火警调查员不让我上船，他说不安全。”

西顿看起来很失望，霍顿有股想训诫他的冲动，但是他忍住了，问道：“死者身份呢？”

西顿变得有些不安起来：“我还没有和码头办公室核实，索莫菲尔德正在四周寻找爆炸的目击者问话。”

霍顿心里的某根弦断了。热情没什么不好，但是当它妨碍到了正常的程序时，它就是一种失职。

他听见自己说：“你的首要任务是控制人群，保护现场，并且查明死者身份，而不是上蹿下跳，好像因为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被烧成黑炭而吓得尿裤子。”

“长官。”西顿迅速立正，直视前方。

霍顿感觉到自己的失望，这使他想起自己还是个年轻的警员时，遇上重大案件时的兴奋感。他有些恼怒于自己表现得过

于严厉。他知道西顿的热情是他的本性，也知道他是一个值得交谈的人。而且，当霍顿觉得自己有重要发现时，程序其实常常被他抛诸脑后。该死！

“封锁这个区域，让索莫菲尔德把进入桥塔的人记录下来。确保没有人靠近那些消防设备，有权靠近的人除外。如果你不知道哪些人有这个权力，那么你最好回去接受基础培训。”他生硬地说道。

西顿像只乱窜的猫一样逃开了。霍顿发现康泰利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西顿见过尸体后就不会这么兴奋了。”霍顿咕哝着走向通往浮桥的安全门。

该死的。他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也许他最近工作得太卖力了。他安慰自己：在他被控强奸，并被宣判无罪后，他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年，而他的妻子则抓住一切机会刁难他，不让他接近自己的女儿，这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崩溃。尽管他如此安慰自己，但他还是鄙视自己所找的理由。集中精神，你是个警察，拿出警察的样子来。

他瞥了一眼从桥塔通向浮桥的安全门。门开着，以便消防队员们通过，但是平时需要在数字键盘上键入密码才能打开这道门，而且密码是定期更换的。

霍顿检查了开锁机制。“没有强行破门的迹象，也就是说，如果死因可疑的话，那么凶手可能认识死者，可能是这里的船主或者是码头的职员。或者，他是跟着其他船主溜进来的。”

“也许火警调查员判断错误，这只是一起意外。”康泰利又剥开一片口香糖，在嘴里吹出声响来。

“希望如此，这样对大家都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警员因为那该死的流感病倒了，而且离圣诞节只有一个星期了，要调查一宗谋杀案将是一场噩梦。”

“是的，但不是你的噩梦，安迪。”康泰利平静地说。

霍顿看了他一眼。“多谢你提醒我没能升职，已经不在重案组了。我几乎都忘了这个。”但是霍顿没办法生气。他认识康泰利很久了，他重视康泰利，把他视作朋友。而且，他也知道邦尼的用意。他深吸一口气，试着稍微放松一些。“抓紧干活吧。”

他开始为即将见到的场景做好心理准备，但他无法甩掉那种感觉：这不是个普通的受害者，也不是件普通的案子。浓雾也无法消除他的不安，凉意从海上袅袅升起，浓得像条羽绒垫，包裹在它的四周，透着机油、塑料、木头和盐的味道。这雾令人窒息、厌恶。

在此起彼伏的雾角声中，他能听到消防车水泵工作的声音，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即使是木板路上酒店里的笑声和音乐声也未能穿透这层厚厚的灰色垫子。他们似乎在时间和空间上被隔离了。

康泰利打破了沉默：“这让我想起《鬼怪城堡》的一个场景。宝莲·高黛继承了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城堡，城堡里有鬼和僵尸，四周是充满雾气的水面。”

霍顿不相信他们会碰到僵尸，但是他倒觉得警局里有几个警察和僵尸有相似之处，托尼·丹宁斯探长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唉，这么说对他不公平。他只是气愤丹宁斯成了阿克菲尔德的重案组的探长，而阿克菲尔德之前承诺这个职位会是他的。

至于鬼……霍顿觉得它们就在他的周围。这很可笑，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鬼的存在！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那艘船，他看到康泰利打了个冷战，肢体变得紧绷。霍顿知道他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一个秃顶、一脸愉悦的高个圆脸男人和他们打招呼：“我是吉姆·梅德蒙特，火警调查员。”

霍顿对他不合时宜的愉快语气感到恼怒，但还是和他握了手，做了自我介绍。他们盯着船只的残骸，这曾是一艘很大的摩托艇，毫无疑问也很昂贵。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看到实

物让霍顿感觉好了一些，重新找回了控制感。摩托艇已经被烧得所剩无几，但是霍顿还是能够从它的形状判断出这是一艘传统的拖网渔艇，而不是时髦的摩托艇。他猜这是大银行家系列的一款。

梅德蒙特说：“我们在它沉没前到了，幸好两边都没有船只，否则火势很容易蔓延开来。他在那边。”

霍顿跟着梅德蒙特走向浮桥，他感到越来越焦虑。他在查看尸体前常有这种预感，只是这次更加强烈。他放慢了自己的呼吸，试着放松脸部肌肉。他瞄了康泰利一眼，知道康泰利也有同感。他已经准备好了面对煎熬。他们脚边是一小团东西，盖着一条灰色的毯子。

霍顿不想掀开毯子。他察觉出这是决定性的时刻。还有时间。有声音催促着他转身离开，但他从未躲避过责任或者在危险面前逃走，而这次也不准备破例。

他点点头，梅德蒙特拉开了毯子。霍顿深吸了一口气，盯着烤焦的脸部，斜斜咧着的嘴，空空的牙槽。他希望自己的胃能够保持冷静。肉烧焦的味道迎面扑来，令人作呕。由于肌肉因为火焰的热度产生收缩，尸体呈现出拳击手的姿势。它看起来很怪异，就像个可恶的精怪^①，特意来嘲笑他。

“可怜的家伙。”康泰利淡淡地说。

梅德蒙特指向死者头部的右侧。霍顿虽然不想凑近去看，但也不得不这么做。

“看这里。”梅德蒙特说，“他的头骨凹了进去。我觉得他可能遭受了重击。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面朝下躺着。他的臀部和背部的下半部分，由于被倒下的橱柜压住，躲过了猛烈的火焰，因此烧伤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①编者注：Goblin，意为精怪，一种传说中的类人邪恶生物，由精灵异变而成，一般长有长长的尖耳，是西方神话故事里的一种生物。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霍顿点头示意梅德蒙特将尸体盖起来。

焦黑、扭曲的脸在霍顿面前消失了，但仍停留在他的脑海中。他听见康泰利长舒了一口气，也想跟着这么做，但他不想在梅德蒙特面前做出任何松了一口气的动作。他们从尸体边上走开，康泰利又嚼起了口香糖。

“现在还很难说，需要进一步调查。”梅德蒙特皱皱眉头，擦擦鼻子，继续说道，“可能是煤气管道泄漏，当他点火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也可能是舱底的燃气聚集，当他点火做晚餐的时候——砰——他脚下爆炸了，撞到了头。但是根据他头上的那个洞，我猜想他那时已经神志不清了。有人事先将煤气管道拧松，然后点了根火柴扔上船，点着了燃气。”

除非这个可怜的人不会事先察觉，否则这个猜测并不合理。如果这是一宗谋杀，那么不论是谁做的，这都是件邪恶的事。

霍顿已经将青少年排除了。尽管大多数纵火案都是他们犯下的，但是在更靠近停车场和木板路的地方，有更大、更昂贵的船，他不相信他们会选中这艘船。除此之外，这些来自市中心的少年纵火犯，怎么会知道通向浮桥的大门密码？

“你有什么感觉？”霍顿问梅德蒙特。他知道在这方面，消防员比警察的直觉更准。

梅德蒙特立即答道：“糟糕的感觉。”

霍顿同意他的看法。这种感觉兑现了他对这个地点和这个事件的预感。“消防员到达的时候，安全门开着吗？”

“码头办公室的一个员工站在那里让我们进去。”

也就是说锁着的。但是他还是要去核实一下。“知道他是谁吗？”

“没有找到身份证件。就算有，也和他一样，都烧掉了。”

霍顿对康泰利说：“邦尼，让犯罪现场调查员过来。通知克莱顿医生，问问她能不能看一看，正式确认死亡。”

他宁可让病理学家来，也不要普赖斯医生。他觉得普赖斯医生因为酗酒问题，已经快丧失他的能力了，而盖伊·克莱顿也许能就受害人的死因，向他们提供一些有助于快速抓住凶手的线索，这才是他们需要的。“我会通知布利斯督察。”

霍顿在拨通她的专线时，想起阿克菲尔德的摩托艇也停在这个码头，但是是在另一个浮桥上。

布利斯以惯有的简洁态度回答了他。霍顿迅速向她通报了情况，告诉她他已经通知了犯罪现场调查员和克莱顿医生，而他正在确认死者的身份。

“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探长。留给重案组处理。我现在通知他们。”

“在克莱顿医生确认前，我们不能确定死因有没有可疑。”他对她冷淡的口气感到恼怒。

“探长，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我们自己的案子已经够多了，例如那起抢劫案，现在怎么样了？”

霍顿心想，有人死了，而且可能是被谋杀的，而你操心的却是一个美国游客被抢了。虽然那也很严重，但显然是这个案子优先吧？

他干脆地答道：“沃尔特斯警员正在受害者的酒店了解情况。”

“劫案是两个小时前发生的，我们已经错过了宝贵的追捕时间。”

天啊，她以为他是什么？一个菜鸟？

他僵硬地说：“行动警员当下就开始搜捕那个年轻人，但是没有结果。受害者太过惊恐，没能给出准确的描述。他被送到医院……”

“这就是我明天能够告诉当地媒体的全部内容吗？作为一个旅游胜地，这对我们的形象没有帮助。你说呢？”

还有你的破案效率，霍顿心想。天啊，阿克菲尔德希望的

是迅速破案，这已经够可怕的了，而布利斯希望的是他们立刻破案。

“这本来应该能很快处理好的。”

“如果人手充足的话。”他反驳道。

工作才开始没多久，她就已经紧盯着他不放了，批评他的每一个决定。他很快就发现，她是个控制狂。如果他的警员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她都比他先知道具体的时间、分贝和方向。

“我不想听借口，霍顿探长，我要的是结果。”她挂断了电话。

“见鬼去吧。”他咕哝着。他听到些小道消息，说她不准备在督察这个位置上待很久。就他而言，她越快升职越好。

康泰利挂断电话：“克莱顿医生在路上了。”

“很好。”尽管布利斯说这是阿克菲尔德的职权范围，或者正是因为她这么说了，霍顿说：“邦尼，我去问问码头的职员，你去各个浮桥上问问。看看有没有人认识死者，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不如我去码头办公室，你上浮桥。”康泰利满怀希望地建议。

霍顿知道康泰利天生不是个水手。“浮桥不会动，你不会晕的。而且我会比你快，我跑过去。”如果有记者的话，他希望能避开他们，而且运动能帮助他消除残存的不安感。

“我可以开车过去。”康泰利说。

“就为了几百码，你要破坏臭氧层！坚决不行。”

“你什么时候变成环保人士了？”

“邦尼，我住在小引擎的小船上，大多数时候靠风航行。”

“你的哈雷呢？”

“它比你开的老破车污染小。”

康泰利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霍顿开始小跑，看到人群散去后松了一口气。蜡烛店已经

关门了，周围的办公室也都关了，造船厂里一片寂静。码头办公室面向保罗哥夫湖，湖水注入朴茨茅斯港的北端。

霍顿两步并成一步踏上台阶，敲响办公室上面的水闸控制室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黝黑男人，霍顿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员证，进了房间。他向控制装置前一个纤细的金发女人点头问好，后者介绍自己名叫艾薇儿。

奔跑帮助他忘记了紧张。他责怪自己的多疑。天啊，幸好他没和康泰利说什么。他向那个男人，也就是凯文·加德纳，询问死者的名字。

加德纳拿起一本剪贴簿，查询了一番，说：“汤姆·布朗达尔。是一个游客，两天前的星期一下午才来到这个码头。”

“从哪里来的？”

“格恩西岛。他还好吗？”加德纳担心地问。

“他有留下地址吗？”

“没有。他预付了费用。”

该死。霍顿早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布朗达尔住在格恩西岛吗？还是只是旅行经过那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他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格恩西岛还是他们的出发点，霍顿知道要向谁询问情况：他的老朋友，格恩西岛警局的约翰·吉尔伯特探长。

“他在这里的时候一直待在码头上吗？”霍顿询问那个年轻的女人。

“没有。他没事吧？他有时不在船上……”

“他出事了。”

“老天！”加德纳大喊，“可怜的人。”

艾薇儿哆嗦了一下。

霍顿暂停了一会儿，因为不断传来雾角声。

他的脑中又浮现出那具烧焦的尸体，与此同时，那种危险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外表怎么样？”他问。想清楚，要对得起